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華姑

姑華氏，吳門大家女。幼聰慧。入塾與諸兄競讀，輒出其上。父母尤鐘愛之，每謂人曰：「此吾家不櫛進士也。」長工刺繡，並嫻詩詞。諸兄旋附讀鄰塾。鄰生陸眉史，有俊才，豐度超逸，有如玉樹臨風。與女伯兄交尤莫逆。伯兄字子瑜，每試文，輒冠其曹。偶然窗下課文，終不逮眉史。一日，分題角藝，帖括外兼及詩賦。眉史固自負詩壇領袖，子瑜素不工韻語，而是日之詩，竟拔幟先登，獨探驪珠，壓倒元白。眉史心竊疑之，度必倩人捉刀，然弗敢直詢也。偶翻閱其課程，見中夾一紙，簪花書格，異常秀媚，末附前詩，字句皆同。因挾之以問曰：「此誰氏子手筆？當出自閨閣中。不直告，必出呈之師長！」子瑜赧然曰：「余女弟姑，夙嫻翰墨，此其擬作也。願秘之勿宣。」於是眉史之意，陰有所屬。眉史固未議聘，而聞姑亦未字人，特終憚於啟齒，未敢逕白高堂；又慮女有才未必兼貌，將徐之而後定。

生家與女室僅一牆隔，其園之西偏，即女臥樓也。時當長夏，生登亭納涼，徘徊眺望。忽樓窗呀然四辟，女斜倚闌干，支頤若有所思。生驟睹之，驚為天人。生貌固韶秀，女亦愛之，相視目成，久之，始掩窗而下。生歸書室，情不自禁，因作詠所見一律，書之紈扇，以贈子瑜，下並志其時日。詩云：

桃花門巷鎖葳蕤，解識春風見一枝。  
隔岸好山先露面，照人新月宛成眉。  
驚鴻影斷迷來路，覆鹿疑深繫去思。  
不待重尋已惆悵，等閒吹白鬢邊絲。

旋扇上詩為女所見，知生之屬意於己也，密成四絕，書之金箋，偵兄他出，授婢投於生案。生得詩，審為女作，喜甚，因以金賞重賂婢，遂得達女室。是夕澹月侵簾，明星當戶，女方背燈兀坐，顧影長吁。生自後憑其肩，曰：「卿何徒自苦也？」女不虞生之驟至，驚起，詢所自來。生曰：「特來踐卿詩中之約，豈欲效雙文悔其前言歟？」女俯首無詞，拈帶不語。生遂與訂鬢臂之盟。由此往來無虛夕，而女之家人固莫之覺也。時鄰省有狄生者，女父所取士也，弱冠登賢書，文名噪甚，特遣冰人求女。女父許之，行聘有日矣。

女聞急甚，因與生謀，宛轉籌思，計無所出。女哭失聲，謂生曰：「君堂堂丈夫，竟不能庇一女子耶！」生窘，逸去。夜半，女取雙羅帕結同心帶，自縊於梨花樹下。及曉，女父母始知，解救不及，顧莫明其死之由，但厚殮之而已。因欲擇地，暫寄女棺於僧寺。

生驟聞噩耗，驚但欲絕，哀痛幾不欲生，蒙被而臥，呻吟牀蓐，恍惚間，魂已離軀殼。遙見一女子在前，娉婷蹇步，狀若姑。疾趨就之，則又遠不能及。爰呼女名而大號。女若有所聞，駐步少待。及覲面，果女也。女見生，驚曰：「君何為亦至此？此非人間，乃離恨天第一所也。妾以薄命，不得偶才子，暫墮紅塵，以完夙孽。君前程方遠，且堂上屬望方殷，何不速歸？」生泣曰：「苟不能偕卿同返，願長居地下耳！」女曰：「然則君姑待此，俟妾聞之主者，當有佳音。」女去，須臾即返，喜曰：「事諧矣！主者以君情重，令同回陽世成伉儷。君歸但啟妾棺，妾自可活。」言訖，以手拍生肩，生遽驚覺。

因托避人養病，讀書寺中。以賄囑其僮僕，夜半潛啟女棺。女顏色如生時。負置之牀，灌以參苓。天將明，女微有聲息，星眸乍啟而旋閉，朱唇欲語而終止，狀似甚憊者。三日始能起立如常。生若獲異寶，謀徙居他所。

生之舅氏，素居金陵，以鄉試伊邇，寄書招生，下榻其家。生遂稟白父母而往，其實一舸西施，將圖遠避也。既抵金陵，僦屋莫愁湖畔，臨湖三椽，極為幽敞。綠波紅檻，碧瓦珠簾。女著茜紗衫，憑闌望遠，見者疑為神仙中人。生舅氏遣人屢次往招，生辭以與同試友偕寓，弗可離也。顧舅氏微聞寓中有女子，疑為平康挾瑟者流，隱告生母。生母遣媪往，入寓睹女，駭而卻走，狂呼白日見鬼。由是女之蹤跡漸露。生度弗可居，渡江至維揚，爰書顛末，求其密友鄭生為之斡旋。

女父母自女死後，惋惜弗置，每道及女，輒為流涕。鄭生固與女兄子瑜善，自言有異人授以仙術，能起死人而肉白骨，「君父思女傷心，久恐成疾，曷弗有以解之？吾能為致其魂，如漢之李少卿不足多也。」子瑜白之父，初不信。女母急於一見其女，曰：「盍少試之？即其術不售，亦無所損。」及以女生平衾褥、帷帳、衣裳、服玩，悉畀鄭生，刻期在其家相見。

鄭生已隱招生與女至，夜半，鄭生燃燭於堂，焚香於鼎，室中位置牀榻，如女平時。檀旃氤氳，繚繞一室。乃禹步焚符。女父母駐足室外，屏息靜俟。須臾，隱隱聞女哭聲，自遠而近，於香篆中珊珊微步以前。女父母謗視之，果女也。鄭生戒勿得相逼，但可隔牖與語。女緬述死後之苦，並言陰司以其壽數未終，可仍還陽間。月老稽諸婚牒，與鄰右陸眉史有夙緣未了，如父母一言許之，可留不去。鄭生慫恿招眉史來，願繫赤繩，且力任幣聘事。眉史至，請如約。女父母恐駭物聽，不敢攜歸，乃偽為鄭生妹也者嫁於陸。

嫁之夕，香燈彩仗，驕從頗盛，賓客賀者盈堂。紅巾既揭，見者愕眙。由是女往來於華鄭兩家，有如戚串。逾年，女白父母，卜地葬棺，以掩其跡。昇者舉其，空若無物，疑為屍解去。因呼女墳為仙塚。嗚呼！始則蘭摧玉折，終則璧合珠圓，一死一生，其情愈深。鄭生為地下之媒妁，完人間之夫婦，其術則幻，其計則神。彼姑者，其將終身鑄金繡絲，以報鄭生也哉！